

狄慈根著
楊東蓀譯

新唯物論的認識論

上海崑崙書店出版

狄慈根著

新唯物論的認識論

楊東蓀譯

譯者例言

一、本書譯自約瑟夫·狄慈根的『一個社會主義者在認識論領域中之征服』，今改題『新唯物論的認識論』，正與原意相合。

二、本書較我與張栗原君合譯狄氏的『辯證法的唯物觀』，更為精到；因為本書是狄氏著了『辯證法的唯物觀』十七年後之著作，狄氏在這十七年間所獲得的新見解，都見於本書。但是，前後兩書，有相互引證之處，讀者請先讀『辯證法的唯物觀』，然後讀本書。

三、本書的中心問題，便是認識論的問題，狄氏對於這個問題，給與了一個完滿的解答。但是，本書尚有許多附隨的優點：如由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以到達辯證法的唯物論，由辯證法的唯物論以到達辯證法的唯物論，這一個歷史的進展，本書說得異常

透澈，又加狄氏論述達爾文與黑智兒的關聯，更給與我們以很多的新穎的見解。

四、全書註解八十九處，都是譯者附加進去的。譯文雖主直譯但有數處却是意譯的。註解及譯文如有錯誤，甚望讀者指示，以便再版時改正。

楊東蓀於東京。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原序

以下諸論文之論題，表面上似乎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關係，所以在本書編入爲『社會民主主義文庫』【註一】時，必得說明幾句。

【註一】一八八七年荷廷根·策里希(Hottingen=Zuerich)版。

這一『征取』所注重的認識論，即在於討究我們頭腦中的器官——無論何人，在其對於圍繞他的・自然的・以及人類的・關係，要與以判斷與以區別與以認識時，都必得運用這一器官，——爲怎樣的性質一問題。

不拘何人都具有的並且不拘何人都運用的這一器官，實在也就是民主主義的器官。智性係一切人類所同具的，並且因此智性便是與共同團體或社會有關的事件，便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器官，便是與社會民主主義有關的事件。倘若俾斯麥運用他的這

一器官而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同，那末，我們便深信他誤用了他的智性。

誠然，我們不能到達完全的一致 (totale Einhelligkeit)；但是可以接近這個一致，却沒有錯誤。所以認識論也就不是毫無遺漏地汲盡牠的對象，並且也就不能使我們無錯無誤地使用我們的精神力；縱令如此，可是我們不得因此而放棄牠的矯正。【註二】社會民主主義也熱烈地努力於使人類的頭腦歸於一致，正因為這一點，所以一個妥當的認識論便能够與社會民主主義發生關係。

【註二】按即指認識論上的矯正而言。辯證唯物觀的認識論，並無所謂絕對的・永遠的・真理，所以認識論上的探究，亦不外矯正而已。

我已經說過，認識論所討究的問題，即在於我們的思惟器官之性質之為何。因為我們明白了牠的性質，同時我們便明白了牠的使用。縱令人們叫做一個事物之性質與使用爲『兩個不同的東西』，然而却可以包括牠們於一個東西之內。依照我的見解而言：則只有真正知道彈懷峨靈 (Violine) 的人，才真正知道彈懷峨靈的性質；只有他就

知道，在要引出懷峨靈中所具有的東西時所不可不做的事件。

人們業已運用他們的認識器官【註三】而無須乎認識論，可以適當地從事判斷、考察以及區別，而沒有什麼問題。農夫雖沒有研究關於農業經營的科學，却知道馬鈴薯之栽培；可是我們不得忽略：科學可以使農夫更加依目的而進行（*zweckmäßig*）。科學告訴農夫，以豫期結果，而從事他的耕耘。縱令農夫在這種情況中每每還爲風雨氣候所左右，然而科學在種種方面却可以使農夫得到解放。農夫無論怎樣都得不到完全的解放；研究與思索不能超出法度之外而幫助他，然而幫助他。——雖然我們業已不是自然之奴隸，可是我們還必得永久爲自然之工役。認識只能够使我們形成可能的自由；這一可能的自由，同時也就是惟一的、合理的東西。

【註三】按認識器官即指思維器官而言，實言之，即指頭腦而言。

所以這一器官，（以下諸論文即討究牠的性質）是每個人在每一機會中所運用的東西。在人類世界中，再沒有如認識、理解、判斷等之爲一般的與普遍的（*allgemein*）

und universal)。從而認識論便如ABC字母一樣，（縱令還在這個意義以上）乃一種初步科學（Elementarwissenschaft）。受過訓練的悟性，【註四】其所成就，在讀書之術與寫字之術之上。斯賓羅薩（Baruch Spinoza）業已殘留『關於悟性之矯正』（Ueber die Verbesserung des Verstandes）一小小冊子（可惜沒有完成）給我們，從而我們在『認識論之領域中之征取』中所期待的，也就不外關於這一器官之矯正而已。

【註四】按所謂悟性、認識、理解、區別、判斷、思惟等，都是指思惟器官之活動而言。

誰立意要做一個正確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誰就應該矯正他的思惟方法。使社會民主主義的。有名的。建設者馬克司及昂格斯將社會民主主義站立在如今日一樣的。科學的。立場之上的東西，其主要便在於這一被矯正的思惟方法之研究。人類的思惟方法之矯正，和其他一切的矯正一樣，是一個無限的問題，這一問題之完全的解決是不得到達的，然而我們却決不因此而停止我們對於這一解決之繼續的努力。

惟一的・自然的・方法，就在於增加我們的諸專門知識。縱令認識論因其照明了
【註五】爲一切光綫之本源的燈，而觸到具有熱望的人類頭腦之照明之根本，然而
我們却充分謙遜地承認這種理論【註六】雖然是完全，同時却又不充分。縱令一切特
殊科學可以幫助照明人類的頭腦，然而頭腦却不能以一特殊科學而得到一般的照明。
這一目的，只是一點一滴而完成的；正因爲如此，所以親切的讀者若能認爲這一『征
取』對於科學之一的目的有些許貢獻，那末，這便是我認以爲滿足的。

【註五】按照明即理解・解釋及說明之意，又直譯即光照。

【註六】按即指認識理論而言。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於芝加哥

約瑟失・狄慈根

目次

譯者例言	一
原序	三
第一章 『被創造的精神不能透入自然之內部』	一
第二章 絕對的真理和牠的自然對象	二〇
第三章 反唯物論的唯物論	四四
第四章 達爾文與黑智兒	八三
第五章 認識之光	一三三

新唯物論的認識論

狄慈根著
楊東蓀譯

第一章 『被創造的精神不能透入自然之內部』

這一句話，【註七】甚至連『永遠的真理』，也都正確地適切地表示了如何受了時代之腐蝕的影響。——這一累累爲人所引用的詩句，【註七】卽在今日，還存有許多牠的追求者。所以我們對於信仰古代智慧的人們，指示一切分析的批判所形成的。怎樣的。進步，實在具有許多理由。

【註七】按這一句話及這一詩句，都是指皇·哈勒的（Von Haller）被『創造的精神不能透入自然之內部』一句而言。被創造的精神，就是在人類的頭腦中因自然而培養成功的、精神上的、器官。

第一章 『被創造的精神不能透入自然之內部』

一

『被創造的精神』是戴着『哲學』名稱的特殊科學之特殊的研究對象。這一名稱的意義，業已經過許多變化。在古代希拉時代，哲學家便是智慧之一般的愛好者，然而到了今日，一般的文化發達，却進展到以下所述一情形：即文化發達使人們知道在一般的愛好之中得不到偉大的結果。從而誰欲尋求智慧，誰就必得轉變到科學的方向去，科學產生牠的結果，不是在曖昧的一般性（Allgemeinheit）中，而是在具體的特殊領域中。就以哲學而言，也從而特殊化，並且以特殊的對象為她的研究之前提，這一對象，便是『被創造的精神。』

尤其是在康德以後，哲學便開始認明了牠的昔日的努力多少是少年的妄想，並且開始認明了牠也與其他的科學之部門一樣，要一般地到達某一目的，便不得不預先定立一個一定的目的。似此，哲學從此以後，便漸次地近代化，而專門變成爲認識批判（Erkenntniskritik）了。

被創造的精神，（即在人類的頭腦中因自然而培養成功的。精神上的器官，）從

來就被人們視為一個不可思議，而人們每為牠所困惱。這一神秘【註八】之說明，係由以下所述一見解而完成：卽一切事物，一切自然現象，在這些事物與現象沒有被人們研究的時間以內，才是不可思議的。人類愈加知道了這些事物與現象，這些事物與現象便愈加失掉了牠們的神秘的性質。就是被創造的精神，也不能逃出這個例證之外。自從哲學合於意識地、明瞭地、顯明地從事於被創造的精神之研究以來，牠的不可思議從而便為人們所知曉，而呈現一個別樣的情況。

【註八】按這一神秘，係承上一句之不可思議而言。

恰如拜物教者使最普遍的東西（如石及木片）神聖化一樣，『被創造的精神』也被神聖化與神祕化；這就是說，被創造的精神最初宗教地被神聖與神祕化，其後又哲學地被神聖化與神祕化。宗教所稱為信仰與超自然的世界的東西，哲學便稱這些東西為形而上學。然而我們却不可忽視哲學也具有由哲學上的研究而形成的一種科學的、充分的、意圖與努力，並且結局，哲學也成功了這種意圖與努力。從而在哲學的

背後，由形而上學的世界知識出發，便發生正當的認識論之特殊化。

然而，我們却不能因此而給與哲學家以過多的光榮：因為被創造的精神不只是因哲學家而得到科學的光明，就是自然科學的研究者，對於被創造的精神之照明（即說明）至少間接地也與以貢獻。因為自然科學，關於其他的對象，說明了頭腦，所以自然科學對於認識論之照明，準備了心，【註九】建立了可能性。在哲學要究明被創造的精神之內部以前，哲學便必得因實殘的實證而被自然科學所指示以下所述一件事件：即人類的精神器官怎樣具有照明自然之內部的。一種可疑的。能力。

【註九】按心即精神。

物理學家並不拒絕以下所述的一謙遜的見解：即認為存有許多未知的世界一見解。然而物理學家中之許多人，却知道所謂未知的世界並非全部不可知的，也不是神祕的。就是最不可知的世界與最神祕的事物，也和一切已知的部分與對象一樣，同屬於一個同一的範疇，即屬於普遍的自然合一體（Universelle Naturverband）。人類

的頭腦，藉宇宙之概念，（這種概念事實上存在於人類頭腦之中）先天地、（a priori）即從其與生俱來的知識上，以知道一切事物與天體都存在於宇宙之中，並且知道一切事物與天體均係具有宇宙的、共通的、性質的東西。被創造的精神也不能逃出這一科學的法則之外。

古代宗教的觀念界，妨礙了以下所述的一認識：這一認識以為自然不只是名義上的單子（Mones），而且是真實的單子，在這一真實的單子之上、之中、之側，都不存有其他的东西，也都不存有非創造的東西。非創造的・奇異的・宗教的・精神之信仰，妨礙了以下所述的一認識：這一認識，以為人類的精神，乃係由自然自身所創造的，所產生的，乃係自然自身之兒子，自然對於這個兒子並不知道存留什麼特殊的餘地。

然而自然却很慎密的：——並不能一次便全部闡明了牠的祕密。因為自然具有無盡藏的禮物，所以牠不會全部贈與人家。可是被創造的精神，（即自然之兒子）却是

一個不但照明自然的外部而且照明其內部的燈。所謂內部及外部云者，對於在物理上爲無限的・與無盡藏的・惟一無雙的・自然之存在而言，便是陳腐的概念。被創造的精神，若被解釋爲坐在雲的上面的・非創造的・偉大的・奇異的・形而上學的・精神，那末，也一樣是陳腐的概念。

宗教之偉大的精神，係詩人誦人類精神的原因，詩人否認人類的精神具有透入『自然內部』的能力。同時非創造的・奇異的・精神，也就不外創造的・物理的・精神之空想的模像（Abbild）而已。在認識論的最高的發展形態中之認識論，可以將以上所述的這一命題，根本地與以證明。

認識論指示我們：被創造的精神，從自然科學稱爲『物理的』世界的那一一元論的世界借來牠的一切的觀念，思想及概念。爲善良的母親的自然，從其無盡藏中，傳給或物（Götter）以與被創造的精神。恰如自然展開其胸懷而容受萬物之無限制一樣，被創造的精神，在認識上，也是無限制的，無盡藏的。兒子不過爲母愛之無限制的富

有，所限制而已：即是不能無遺漏地汲盡自然之無盡藏之謂。

被創造的精神，藉其科學，以透入自然之最深處，然而却不能超過這一點以上而透入自然，其原因，並不是因為被創造的精神，是一種受有限制的精神，而是因為母親乃係在其自身以外不存有何物的。無限的自然或自然的無限。

這一可驚的母親，以意識傳給牠的自然兒子。被創造的精神，意識着牠是爲善良的。母親的自然兒子，牠便以這樣的素質，【註十】而出現於世界之上，自然又爲牠創立一種能力，使牠能夠替牠的母親之其他一切兒女（即牠的兄弟姊妹）之精密的姿態（Bild），而設立圖案。所以被創造的精神，是具有空氣、水、土、火等等之姿態，觀念或概念的，同時牠又具有一種意識，知道牠所構成的這些姿態怎樣的爲一種精密的。真正的。姿態。牠經驗上知道自然的兒子是可以變化的，例如牠認知水是由各種極不相同的水而成的，這些不同的水，就是其中之一小滴，也沒有與其他的小滴絕對相同的；但是牠的母親以意識傳給牠，使牠從其自身出發先天地而知道水在其